

# 毛共對教師的迫害(上)

汪學文

## 一 毛首迫害教師的基本原因

毛共的所謂「教育革命」，以推行時間言，實際上早於「文化大革命」，以改革內容言，其複雜性則不亞於「文化大革命」。如今它仍面臨着三大主要問題：一是學制問題，舊的學校制度已被摧毀，新的學校制度却尚未建立；二是教材問題，舊的課本大都被否定，新的課本却編不出來；三是教師問題，原有的教師大都遭到清算和整肅，而所謂新的教師隊伍却又難以培養和編組。由於這三大問題都不易解決，以致毛共的教育改革，愈改愈糟。

在這三大問題中，「教師問題」是一個最為複雜、最為困擾的問題，因此，毛曾指出：「教改的問題，主要是教員問題」。所謂「教師問題」，其本質就是知識份子問題。毛共與知識份子之間，長期存在着「一種無法解決的矛盾」；在「文革」的前期，毛匪澤東曾對知識份子進行了無情的打擊和迫害，而在「文革」的後期，毛匪澤東又提出和強調所謂「知識份子勞動化」、「知識份子與工農相結合」、「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對知識份子進行再教育」等一系列的部署和策劃，用以解決其與知識份子之間的矛盾，但是，目前這個矛盾不僅沒有澈底解決，反而愈來愈尖銳。

毛共與知識份子之間，其所以長期存在着無法解決的矛盾，一方面是由於知識份子不甘受奴役，而且其對毛共的統治，既勇於積極地反抗，又善於消極的抵制。民國四十六年的「大鳴大放」運動，已證明了大陸知識份子普遍的具有爭自由的決心，和敢於暴政的勇氣；另一方面則是由於毛匪澤東歧視、仇視知識份子。毛曾曾指出：李東陽不是進士出身，後來做了宰相；歷來

毛共對教師的迫害

狀元都是沒有很出色的，李白、杜甫不是進士也不是翰林，韓愈、柳宗元只是二等進士，王實甫、關漢卿、羅貫中、蒲松齡、曹雪芹也都不是進士，翰林。凡是當了進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他又說：「書不能讀得太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也不能讀得太多，讀幾十本就行了，讀多了就會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修正主義。」這是愚民政策，也是「讀書有害論」。這種論調，暗示着祇讓大陸人民讀「毛語錄」，也證明了毛匪澤東懼怕知識份子。因為知識份子思想敏銳，觀察深刻，對於是非善惡，易于分辨，對於倒行逆施，也易于產生反感，而反感累積起來，就會爆發反抗行動。毛匪澤東除提出這種「讀書有害論」外，並決定對知識份子予以不斷的打擊，實施所謂「再教育」和「下放運動」。他曾經很魯莽、很暴粗地說：「要把唱戲的、寫詩的、戲劇家、文學家趕出城，統統都下去，分期分批下放到農村、工廠，不要總住機關，這樣寫不出東西來，你不去就不開飯，下去就開飯。」（註一）這實在是雙重的迫害，既控制知識份子的「腦」（思想），又控制知識份子的「胃」（口糧）。因此，二十年來，毛曾與知識份子間的矛盾，愈來愈深，愈來愈大。毛曾給予知識份子的雖然是厄運、是浩劫，而知識份子所帶給毛曾的却一直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困擾和迷惘。這是毛曾不斷虐待知識份子的基本原因所在，也是毛曾不斷迫害大陸教師的基本原因所在。

## 二 毛共對大學教授的迫害

毛共在「文化大革命」中，對於高等學校教師的鬥爭、批判、和改造，

進行得最早，也進行得最普遍、最激烈。其中不僅著名教授、學術權威大都被判為「黑幫份子」，予以鬥爭凌辱，而且一般講師、助教亦難逃脫清算批判的命運。以北平言，據說百分之九十八的教授、百分之九十的副教授、百分之八十的講師、以及百分之六十的助教，都曾停職接受毛共的「大批判」。(註二)

五十七年九月，毛共提出要對舊知識份子進行「再教育」，並強調要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教育知識份子，使他們改變過去從資產階級教育中接受的資產階級思想。

在「再教育」中，大學教授所受之凌辱與迫害，較「文革」前期，更有過之無不及。其理由、其背景，大約如下：

(一)以學校言，大陸高等學校幾乎個個都是反共的堡壘，例如：

○在偽北平清華大學中，據毛共指稱：「多數知識份子黨員，出身于非勞動人民家庭，長期受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毒害，他們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脫離工農羣衆、脫離生產實踐，階級鬥爭和兩條路線鬥爭覺悟不高，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根本改造。」(註三)

○在偽北京大學中，毛共認為「封、資、修的流毒」比較深，知識份子隊伍也比較複雜，許多有名氣的老教授在這裏任教，其中相當一部份人是學術權威；因此，毛共「人民日報」也承認：「舊北京大學是資產階級統治的一個反動堡壘，徹底摧毀舊北京大學的資產階級專政，由工人階級把它佔領下來，經歷了極其複雜激烈的階級鬥爭。」而且，特別是在匪軍「八三四一部隊支左人員」進駐該校後，才使它的面貌「迅速發生變化」。(註四)

○在偽北京工學院中，據說有不少從「舊社會」過來的教授和講師，毛共竊據大陸後，「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不同程度地執行了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犯了錯誤。」(註五)

○在偽廣州中山醫學院中，據五十七年九月十八日出版的偽廣州「三軍聯委戰報」第十一號透露：「帝、封、資、修、反，五毒俱全」，並指該院「掛共產黨招牌，實為國民黨掌權的獨立王國。階級敵人篡奪了學院的領導權，對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專政。」該報又指出：「一九五六年資產階級右派向黨進攻時，就曾打出『教授治校』的旗號，妄圖把共產黨從學院趕出去。經過反右派鬥爭把他們打下去了。但他們人還在，心不死，事隔幾年他

們又爬起來了。這回來勢更兇，不僅是『教授治校』，而是赤裸裸的國民黨登台。這個學院共有三十一個教研組，國民黨及資產階級教授，幾乎全部霸佔了教研組的領導崗位。」不論這是否係毛共羅織罪名，但却證明該院問題甚多，鬥爭激烈。

○在偽廣州中山大學中，據說：「師資隊伍比較複雜，特別是教授一級，多數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大部份都有不同程度的歷史問題，解放後又執行了修正主義教育路線，販賣了不少封、資、修的黑貨。」而其師資之所以複雜，乃是由於該校係「由解放前的四所舊大學合併而成的綜合大學」。(註六)

(二)以地區言，大陸各大城市幾乎處處有「老大難」單位，而這些單位大都是高等學校：

○在南京市，據說那些毛共的高等院校裏，「從舊社會過來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得到很好改造的知識份子多，這些人的政治歷史一般又比較複雜。」(註七)

○在上海市，據毛共「文匯報」透露：從全市來看，真正「老大難」的單位，首先還是大學；「以我爲中心」很有市場的地方，是大學；「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個人主義」最膨脹的地方，是大學；「逍遙派」最多的地方，也是大學。「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誰勝誰負的鬥爭，在大學裏一直沒有解決。這些單位裏資產階級思想築起了頑固的堡壘。」「文匯報」並供認「毛宣隊」已遭到大學生激烈的反對，它警告「毛宣隊」進入學校要準備開展鬥爭，因爲「不會那麼『平安無事』的，也可能會『三進三出』、『四進四出』。」(註八)

毛共對大學教授進行「再教育」，係採取「三三輪換制」，即一部份人留校接受「再教育」，一部份人下廠接受「再教育」，一部份人下鄉接受「再教育」，三部份人「定期輪換」。

毛共「新華社」記者曾于五十八年五月九日發表一篇題爲「換了人間」的通訊，對偽清華大學師生接受「再教育」的情況，作了如下的報導：

○剛剛吃完「憶苦飯」的師生們，和「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貧農一起「憶苦思甜」，一起聲討劉少奇；

○在業餘時間和星期天裏，師生們挽起褲腿，拾起鐵頭，把校園內荒蕪

的數百畝土地開墾出來，種上莊稼；

③過去遇到糞車就掩鼻而過的一些師生，不怕髒，不怕累，掏廁所，挖河泥，大搞積肥活動；

④在各個校辦工廠裏，師生和工人們一起緊張地勞動，把這些工廠變成名副其實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基地；

⑤在大體完成了「清理階級隊伍」和「整黨工作」的單位，師生們打起背包，高舉「紅旗」，一隊隊開赴工廠和農村，到「工農羣衆的火熱鬥爭」中去接受「再教育」。

這就是目前大陸高級知識份子的生活方式。這是一個典型，一天到晚，不是學習政治，就是參加勞動，連業餘時間和星期天，也不得休息，更遑論去研究文化科學知識了。

在學校接受「再教育」的，毛共「宣傳隊」要「組織羣衆通過小組討論、個別談心、家庭訪問等多種形式，並發動這些教授、講師的家屬、子女，一起做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使這些教授、講師不斷提高政治覺悟，自覺改造舊思想」，例如爲北京工業學院即如此。（註九）

而在工廠接受「再教育」的，毛共「宣傳隊」要送三樣東西給他們：一件是「毛語錄」，鼓勵他們用毛魯思想改造自己；一件是「羣衆批判發言稿」，幫助他們進一步「認識自己的錯誤」；另一件是「新日記本」，讓他們記載在毛共工農兵「再教育」下的「進步」，例如僑南開大學即如此。（註一〇）

毛共對大學教授進行「再教育」，主要的目的是要打擊他們的自尊心，強迫他們屈服於它的統治之下。

在毛共的迫害下，接受「再教育」的大學教授，其實還算是幸運的，因爲他們已經逃過了所謂「清理階級隊伍」的整肅關。毛共在「清理階級隊伍」政策下，對於高等學校的教師，亦曾予以逐一清查。據「廣州紅衛兵」刊物紅三號載文透露：「毛宣隊」進駐僑暨南大學後，立即向隱藏在僑暨大的「一小撮叛徒、特務、國民黨份子和一切反革命份子」發起猛烈總攻擊，旋並揪出一百〇八人，砸爛一批「反革命組織」。在所謂反革命組織「經風雨」中，主要人物計有僑暨大兩個副校長王越、黃友謀；總務處副處長黃健；數學系主任盧文等。（註一一）

毛共對教師的迫害

又據僑「廣州中山大學東風派」刊物「中大戰報」第五十五期透露：僑中山大學「黨委第二書記兼副校長」馬肖雲，鼓勵反共，製造武鬥；「黨委支委員、歷史系主任」金應熙，在香港出版小報，提供反共材料；「化學系主任」龍康侯，爲「旗派」製造化學彈，煽動武鬥情緒，均已被匪廣州軍區「逮捕法辦」；同刊並透露：「中大旗社」外圍組織「邁步從頭越」、「萬山紅遍」、「秋風動」等的「黑幹將」、「黑高參」江醒東（歷史系副教授）、李堅（歷史系講師）、端木正（同上）、王起（中文系教授）、陳必恆（中文系副教授）、張維持（中文系講師）、江靜波（生物系副教授）、陳錫祺（歷史系教授）、黃文洪（化學系講師）等九人亦均被扭送匪僑「專政機關」，實行「法律制裁」。因爲在他們的家中，抄出了大量的「黑材料」、「黑日記」、「變天賬」、「黑槍」、「黑彈」、和「搶來的檔案」。

由上可知，在毛共的清查下，大陸高等學校教師遭逮捕、鎮壓，甚至殺害者，爲數頗多。

## 野坂參三與毛共

發行人：吳俊才  
著作者：張棟材

### 第一章 序論

### 第二章 野坂與俄共、毛共之淵源

- 一、野坂的出身及其性格
- 二、野坂亡命蘇俄及第三國際派其赴延安之企圖
- 三、野坂在延安的活動經過
- 四、野坂和毛澤東以及其他人的個人關係

### 第三章 野坂回到了戰後的日本

- 一、野坂帶回給日共的影響力
- 二、野坂的親毛共言論
- 三、野坂受批判的真相
- 四、野坂的五年地下潛伏期

### 第四章 野坂接替了德田的領導地位

- 一、毛共對日共指導力之逐漸強化
- 二、野坂正式地成了日共首領
- 三、親毛共派之形成

### 第五章 野坂對毛共的效忠與疏遠

- 一、符合毛共要求的反美運動
- 二、終於跟進反蘇的戰列
- 三、野坂的接力棒交與何人
- 四、日共與毛共關係的突變

### 第六章 結論

請向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六樓國際關係研究所出版組或以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三四三六號洽購。每冊新台幣肆拾元。